夷堅志

夷堅乙志卷第十三 十二事

劉子文

劉總字子文紹興初爲忠州臨江令秩滿寓居鄰邑墊江縣有子曰侍老六歲矣子文忽見其乳嫗旁有小兒長短與侍老相似意其與外僕私通所生者以咎其妻妻李氏癡懦不能治家然知爲妄也應曰無是事子文怒時已苦股痛常策木瓜杖即扶妻背使出往白其母母曰兒誤聞之安得有是言子文嗟恚曰吾母尚如此復

何望歸舍以果誘侍老曰爾乳母夜與何人寢其兒爲誰侍老愕然不能對子文遽前執其手攫拏不置左右急救之猶敗面流血遂呼嫗逐去之曰汝來我家數年兒亦長矣乃以姦穢自敗以吾兒故不忍治汝汝好去嫗泣拜出子文目送之笑語侍人曰渠兒已相隨出門醜跡俱露而家人共蔽匿之何也衆知其將病不旬時果被疾死病中時自言我數與太守爭辯不得汝非不知何爲相守不去後其弟綽云子文爲

夔州士曹日獄有一囚在生死之間郡守欲殺之子文不強爭囚竟死則病中所見疑其祟云子文子外姑之兄也

九華天仙

紹興九年張淵道侍郎家居無錫縣南禪寺其女請大仙忽書曰九華天仙降問爲誰曰世人所謂巫山神女者是也賦惜奴嬌大曲一篇凡九闋其一圓瑶闕瓊宮高枕巫山十二覩瞿塘千載灩灩雲濤沸異景無窮好閑吟滿酌金巵

億前時楚襄王曾來夢中相會吾正鬢亂釵橫斂霞衣雲縷向前低揖問我仙職桃杏遍開綠草萋萋鋪地燕子來時向巫山朝朝行雨暮行雲有閑時只恁畫堂高枕

瑤臺景第二

繞繞雲梯上徹青霄霞外與諸仙同飲鎮長春醉虎嘯猿吟碧桃香異風飄細希奇想人間難識這般滋味姮娥奏樂簫韶有仙音異品自然清脆過住行雲不敢飛空凝滯好是波瀾澄湛一溪香水

蓬萊景第三

山染青螺縹緲人間難陟有珠

珍光照晝夜無休息仙景無極欲言時汝等何
知且脩心要觀游亦非大段難易下俯浮生尚
自爭名逐利豈不省來歲擾擾兵戈起天慘雲
愁念時衰如何是使我輩終日蓬宮下淚勸人
第四再啓諸公百歲還如電急高名顯位瞬息
爾泛水輕漚霎那間難久立晝燭當風裏安能
久之速仁 茅峯割愛休名避世等功成須有上
真相引指放死求生施良藥功無比千萬記此
箇奇方第一 王母嘗食蟠桃[illegible][illegible] 力結實纍纍

翠枝交映蟠桃顆顆仙味真香美遂命雙成持
靈刀割來口服一粒令我延年萬歲堪笑東方
便起私心盜餌使宮中仙伴遞互相尤彿無柰
雙成向王母高陳之遂指方偷了蟠桃是你[illegible]
清宮[illegible]紫雲絳霧高擁瑤砌　光中無限部
列肅整天仙隊又有殊音欲舉聲還止朝罷時
亦有清香飄世玉駕纔興高上真仙盡退有瓊
花如雪散漫飛空裏玉女金童捧丹文傳仙誨
撫諸仙早起勞卿過耳[illegible]光陰奇扶

桑宮裏日月常晝風物鮮明可愛無陰晦大帝頻鑒於瑤池朱欄外乘鳳飛教主開顏命醉寶樂齊吹盡是瓊姿天妓每三杯須用聖母親來揖異果名花幾千般香盈袂意欲歸却乘鸞車鳳翼

太清宮第八

顯煥明霞萬丈祥雲高布望仙官衣帶曳曳臨香砌玉獸齊焚滿高穹盤龍勢大帝起玉女金童遍侍奉勅宣言甚荷諸仙厚意復回奏感恩頓首皆躬袂奏畢還宮尚依然雲霞密奇更異非我君何聞耳

歸鶴

九吾歸

矣仙宫久離洞户無人管之專俟吾歸欲要開金燧千萬頻修已言訖無忘之哩囉哩此去無由再至事冗難言爾輩須能自會汝之言還便是如吾意大抵方寸平平無憂耳雖改易之愁何畏詞成文不加點又大書曰吾且歸遂去明日别有一人自稱歌曲仙曰昨夕巫山神女見招云在君家作詞慮有不恊律處令吾潤色之及閲視但改數字而已其第三篇所云來歲擾擾兵戈起時虜人方歸河南人以此説爲不然

明年淵道自祠宫起提舉秦司茶馬度淮而北至鄜陽虜兵大至蒼黃奔歸盡室幾不免河南復陷考詞中之句神其知之矣

法慧燃目

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徧禱山川祠廟不應遣臨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音於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潘法慧者默禱于佛乞焚石目以施即取鐵彈投諸火煅令通紅置眼中然香其上香焰纔起

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闔境霑足法慧眼即枯深
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願既諧殊自喜也後三
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隅珠拒不許二僧在
傍曰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
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
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慧問何人僧曰我等
施主也慧曰女人恐不識路師何不相引同行
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林蔚然百果皆熟
紛紛而墜慧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

日比又俯首欲拾間女子忽回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呼而寤枯眶内已有物若鵜眼瞻視如初漸大復舊數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始悟六六送還之兆

蚌中觀音

溧水人俞集宣和中赴泰州興化尉挈家舟行淮上多蚌蛤舟人日買以食集見必輟買放諸江他日得一籃甚重衆欲烹食倍價償之堅不可遂寘諸釜中忽大聲從釜起光焰相屬舟人

犬恐熟視之一大蚌裂開現觀世音像于殼間傍有竹兩竿挺挺如生菩薩相好端嚴冠衣瓔珞及竹葉枝榦皆細真珠綴成者集令舟中人皆誦佛悔罪而取其殼以歸傳燈録載唐文宗嗜蛤蜊亦覩佛像之異但此又有雙竹爲奇耳

宋睨益謙說

盱眙道人

紹興三十年楊抑之抗爲盱眙守有道人不知所從來能大言談人禍福或中楊敬之如神館

于郡治之東齋每招寮屬與共飲道人時時舉目旁視類有所覩春夜過半楊之子恂婦將就蓐恂出外喚人呼乳醫過東齋聞道人在室內與客語及還又見其送客出隱隱有黑影自南去固已怪之忽前揖曰尊公已出廳吾將往謁恂曰方熟睡未起也咄曰燈燭羅陳賓客滿坐君何以戲我恂止之不可遂還舍明日白其父父猶謂其與異人相過戒勿輕言後半月宿直者早起齋門已開而道人不見急尋之乃在齋

北叢竹間以帶自絞死矣始知前所見皆鬼祟也蔣德誠天佑時爲通判親見之

牛觸倡

桂林之北二十里曰甘棠鋪紹興十六年方務德滋爲廣西漕桂府官吏皆出迎候營妓亦集於鋪前散詣民家憩息一黃犢逸出欄群倡奔避牛徑於衆中觸一人以角抵其腹於壁腸胃皆出即死牛發狂掣走入山里正與土兵數十人執弓弩槍杖逐之凡兩日乃射死倡之姓名

曰甘美自後風雨陰晦之夕人皆聞其寃哭聲歷數年方止

嚴州乞兒

嚴州東門外有丐者坐大樹下身形垢汗便溺滿前行人過之皆掩鼻李次仲季獨疑爲異人具衣冠往拜丐者大罵極口次仲拱立不敢去忽笑曰吾有一詩贈君即唱曰緣木求魚世所希誰知木杪有魚飛乘流遇坎衆人事纔三句復云你却不次仲懇求末句又大罵竟不成章

明年紹興甲子歲嚴州大水郡人連坊漂溺死者甚衆而次仲家居最高獨免其禍始悟詩意及你却不之語次仲說

食牛詩

秀州人盛肇居青龍鎮超果寺好食牛肉與陳氏子友善陳嘗遣僕來約旦日會食視其簡無有是言獨於匀碧牋紙一幅内大書曰萬物皆心化唯牛最苦辛君看横死者盡是食牛人肇驚嗟久之呼其僕已不見旦而詢諸陳氏元未

嘗遣也肇懼自此不食牛趙細立振甫說

海島大竹

明州有道人行乞於市持大竹一節徑三尺許血痕浣其中自云本山東商人曽泛海遇風漂墮島上登岸縱目望巨竹參天翠色欲滴歎訝其異方徘徊賞翫俄有皁衣兩人來云尋汝正急乃在此耶荅曰適從舟中來尚不知此爲何處何爲覔我皁衣不應夾捽以前滿路巉峭如棘針而甚大刺足底絶痛不可行問其人曰牛

角也益怪之復前行至一處主者責曰汝好食牛當受苦報始大恐拜乞命曰請後不敢主者曰汝既悔過今釋汝可歸語世人視此爲戒曰有如不信以何物爲驗主者顧左右令截竹使持歸便見兩人携大鋸趨入林中少頃而竹至鮮血盈管下流汚衣云方鋸解因未了聞呼即至不暇滌鋸也遂持竹回舟既還家即棄妻子辭鄉里他適而溷迹丐中趙振甫屢見之

嵩山三異

劉居中京師人少時隱於嵩山居山顛最深處曰控鶴庵初與兩人同處率一兩月輒下山覓糧登陟極艱苦往往躋攀葛藟窮日力乃至兩人不堪其憂皆舍去獨劉居之自若几二十年遭亂南來紹興間嘗召入宮賜沖靜處士今廬於豫章之東湖每爲人言昔日事云嵩山峻極處有平地可爲田者百畝別有小山巖岫之屬常時雲雨只在半山間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拊摩其體膩如脂一日聚

繞水盎邊各就取水繞入口即吐出巳圓結如彈丸積之于側俄頃間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山下人來言昨正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又聞石壁間老人讀書逼而聽之寂然既退復爾其後石壁摧得異書甚多陰陽方技修真黃白之學無所不有既下山獨取其首尾全者數十篇餘悉焚之又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散不知所從來也劉生於元豐七年甲子歲

黃蘗龍

黃蘗寺在福州南六十里山上有龍潭從崖石間成一穴直下無底潭口闊可五尺寺僧曰此福德龍也常時行雨歸多聞音樂迎導之聲或於雲霧中隱隱見盤花對引其前者泉州僧慶老聞而悅之與輩流數人至潭畔焚香默禱且誦白傘蓋真言願覩其狀先取楮鏹投水中即有物自下引之倏然而沒固已駭之矣時方白晝黑雲如扇起頃之滿空對面不相識徐徐稍

開一物起潭中類蓮華而莖柄皆赤色繼有兩眼如日輝采射人突起其上諸僧怖懼急奔走下山雷霆已隨其後移時乃止

慶老詩

慶老字龜年能爲詩初見李漢老參政投贄有共看栖樹鵶之句大奇之以爲得韋蘇州風味所居北山下山頂有橫石如舟自稱舟峰漢老更之曰石帆庵爲賦詩曰鵝作衣裳鐵作肝老將身事付寒巖諸天香積猶多供百鳥山花已

罷啣定起水沉和月冷詩成冰彩敵雲繊山頭畫舸誰安攔我欲看公使石帆又嘗訪之不值留詩曰惠遠過溪應送陵玉川入寺不逢曦夕陽半嶺鴉栖樹拄杖尋山步步遲其後慶老死漢老作文祭之曰今洪覺範古湯惠休亦嘗從佛日宗杲參禪杲不印可曰正如水滴石一點入不得蓋以言語爲之祟云泉州報恩寺慶書記亦能詩漢老稱賞其一聯云人從曉月殘邊去路入雲山瘦處行以爲可入圖畫

蔣山蛇

泉州都監王貴說紹興初張循王駐軍建康裨校苗團練至蔣山下踏營地中塗無故馬驚怪之見大蛇在桑間以身繞樹樹爲之傾伸首入井中飲水苗不敢復進策馬欲還循王之子十四機宜者適領五十騎在後苗呼曰前有異物驚人宜速還機宜年少壯勇且恃衆加鞭獨前問知其故即引弓射之不中又射之正中桑本蛇回首著樹校張口向人吐氣如黑霧人馬皆

辟易百餘步面目無色不三月閻苗張及從騎盡死右四事王嘉叟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三

夷堅乙志卷第十四 十三事

筍毒

鄉人聶邦用嘗游薦福寺就竹林燒筍兩根食之歸而腹中憒悶遇痛作時殆不可忍如是五年瘦悴骨立但誦觀世音名以祈助其弟惠璉爲僧在永寧寺邦用所居曰麗池去郡三每入城必宿于璉公房夢人告曰君明日出寺門遇貨偏僻藥者往問之當能療君疾疾若愈明年當及第然須彌勒下世乃可邦用覺以夢

語璉歎異之晝出寺門外果遇賣藥者見之即曰君病甚異當因食筍所致蓋蛇方交合遺精入筍中君不察而食之蛇胎入腹今已孕矣幸其未開目可以取儻更旬日蛇目開必食盡五藏乃出雖我不能救也乃取藥二錢匕使以酒服之藥入未幾洞瀉穢惡斗餘一蛇如指大蟠結糞中雙目尚閉不啓邦用以疾平爲喜獨疑及第之說時郡中以永寧爲試闈逮秋試邦用列坐正在彌勒院牌下果登科

劉蓑衣

何子應麒爲江東提刑隆興二年十月行部至建康入茅山謁張達道先生聞劉蓑衣者亦隱山中常時不與士大夫接望導從且至則急上山椒避之子應盡屏吏卒但以虞候一人自隨杖策訪焉劉問爲誰以閑人對劉呼與連坐才其額曰太平宰相張天覺四海閑人呂洞賓子應乃天覺外孫驚其言起曰張丞相麒外祖也先生何以知之劉曰以君骨法頗類偶言之耳

周祥

吾與丞相甚熟君還至觀中視向年留題可知也子應請其術笑曰本無所解然亦有甚難理會處君也只曉此又從扣養生之要復曰有甚難理會處竟不肯明言子應辭去且問所需曰此中一物不闕吾乃陝西人好食麪能爲至此足矣明年若無事時幸再過我子應去數步回顧則已登山其行如飛迨及觀中求張公題字蓋紹聖間到山所書也乃買麪數斗遣道僕送與之子應還鄱陽爲子言次年春復往建康欲

再訪之及當塗而卒所謂明年若無事者豈非知其死乎

浙東憲司雷

浙東提刑公廨堂屋之南隔舍五間謝誠甫祖信居官時其弟充甫處之夏日暴雨震霆洊至如在窻几間充甫正衣危坐靜以觀之聞梁木砉然有聲未及趨避已折矣籠篋之屬元在東壁下暨雷雨止則已徙于西邊位置高下一無所攺方震時蓋未嘗見室中有人也何德獻說

常州解元

紹興十年常州秋試有術士言今歳解元姓名字中須帶草木口聞者皆謂人名姓犯此三者固多豈不或中及牓出乃李薦爲首薦學信可姓中有木名中有草字中有口餘人皆不盡然

振濟勝佛事

湯致遠樞密鎮江金壇人爲人剛褊居官居鄉皆寡合鄉人以故多憚與還往其子廷直先卒兩孫皆粹謹能反乃祖所行族黨翕然稱之隆

興二年湯公覺數月後見夢于長孫曰我生時無大過死後不落惡趣不須營功果但歲方苦饑能發廩出穀以振民遠勝作佛事於吾亦有賴也是夕里中人多夢湯至其言皆同長孫即持未五百斛與金壇宰使拯救餓者且盡又以三百斛繼之誠說袁仲

王俊明

蜀人王俊明洞知未來之數雖瞽兩目而能說天星災祥宣和初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

矣君夜以盆水直氏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宣德門外塞掘地二尺試取一塊土嗅之躁枯索寞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脉又絶而爲萬乘所都可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中國無事大臣交言其狂妄有旨逐出府界寓于鄭許間靖康改元頗思其言命所在津遣召入禁中詢之猶理前說曰及今改圖尚爲不晚仙井人虞齊年時爲太常博士俟明告之曰國事不堪說唯蜀爲福地不受兵君宜

西歸勿以家試禍虞曰先生當何如曰吾命盡今年必死於此但恨死時妻子皆不見耳虞稚信其言亟謁鄉相何文縝求去得成都倅京城將陷之日有旨遣四衛士輿轎急召俊明至宮門聞胡人已登城委之而去匍匐下車莫知其所往疑擠于溝壑矣其家行哭尋之數日竟不見遂以去家之日爲死日云虞并甫說

南禪鍾神

紹興八年十一月常州無錫縣南禪寺寓客馬

氏居鍾樓下其婦産子焉數日後一妾無故仆地起作神語斥其褻污曰速徙出不爾且有大禍前日爨下食器破乃我爲之汝誤笞婢子矣馬氏謂爲妖厲呼僧誦首楞嚴呪祛逐之厲聲曰我伽藍正神主鍾者也安得見迫此鍾本陳氏女子所鑄今百餘年吾守護甚謹凡寺以鍾聲爲號令每鳴時天龍畢集而今接官亦叩擊吾以首代受之不勝痛盡爲語寺僧別造小鍾遇上官至則擊之脫不我信當以未來三事爲

驗自此信宿有倡女來設供繼有商人劉順施刹竿又旬日宣州僧日智道者來設大水陸三會智公乃十地位中人以大慈悲作布施事宜加敬禮語訖寂然馬氏懼即遷居所謂三事者皆如其說縣人邊知常作記

洪粹中

樂平士人洪族字粹中為人俊爽秀發然好以語言立譏議嘗作山居賦純用俗語綴緝凡里巷短長無不備記曲盡一鄉之事獨與族兄樸

友善政和八年登第未得祿而卒無子兄喪葬之費皆出於樸後數年樸與醫者葉君禮夜坐葉先寢樸忽起與人相揖便延坐交語家人竊聽之粹中聲也愀然曰思君如昨願一見道舊謝送死之恩而屢至門皆爲閽者所阻今隨令兄七承事自周原來七承事葬處也故得入念臨終時非吾兄高義朽骨委溝壑矣始死了不自覺但見吏卒來云迎赴官即隨以往今在冥中判一局絕優游無事特苦境界黑暗冥漠愁人雖爲

官百年不若居人間一日也冥吏與我言生當爲大官正坐口業妄説人過故一切折除今悔之無及矣生時所爲文二編在十二郎處煩兄明旦乘其未起往取之秖在渠箱中替子上樸恍忽間不憶其已死喚人點茶遂不見時燈火雖設無復光焰葉醫驚問之始悟明日往十二郎家得其書粹中夙與妻不睦後再適葉氏亦時時來附語葉生詰之曰平生聞洪粹中博學若果是可誦周禮即應聲高讀首尾不差一字

十二郎其姪也

魚陂癘鬼

族人洪洋自樂平還所居日已暮二僕荷轎一僕負擔必欲以中夜至家邑之南二十里曰吳口市又五里曰魚陂畈到彼時已二更微有月明聞大聲發山間如巨木數十本摧折者其響漸近洋謂爲虎而虎聲亦不至是心知其異矣至下車與僕謀所避處將復還吳口已不可欲前行則去人居尚遠進退無策望道左小澗無

水可以蔽匿即趨而下其物已在前立身長可三丈從頂至踵皆燈也二轎僕震怖殆死擡僕竄入轎中屏息洋素持觀音大悲呪急誦之且數百遍物植立不動洋亦喪膽仆地然誦呪不輟物稍退步相去差遠呼曰我去矣徑往畈下一里許入小民家遂不見洋歸而病一年乃愈擡僕亦然二轎僕皆死後訪畈下民家闔門五六口咸死於疫始知異物蓋癘鬼云

全師穢跡

樂平人許吉先家于九墩市後買大儈程氏宅
以居居雙年鬼瞰其室或時形見自言我黃三
江一也同爲賈客販絲帛皆終于是今當與君
共此屋初亦未爲怪既而入其子房中本夫婦
夜卧如常時至明則兩髮相結移置別舍矣方
食稻飯忽變爲麥方食早穀飯忽變爲晩米或
賓客對席且食且化皆懼而捨去吉先招迎術
士作法祛逐延道流醮謝祀神禱請略不効所
居側鳳林寺僧全師者能持穢跡呪欲召之時

子婦已病鬼告之曰聞汝家將使全師治我穢跡金剛雖有千手千眼但解於大齋供時多攫餕餡耳安能害我僧既受請先於寺舍結壇誦呪七日夜將畢鬼又語婦曰禿頭子果來吾且謹避之然不過數月久當復來何足畏吾未嘗爲汝家禍苟知如是悔不早作計也僧至命一童子立室中觀伺謂之開光見大神持戈戟幡旗沓沓而入一神捧匣纛題其上曰穢跡神兵周行百匝鬼趨伏婦牀下神去乃出其頭比先

時倏大數倍俄爲人擒搦以行僧曰當更於病者牀後見兩物始真去耳明日牀後大櫃旁涌出牛角一雙良久而没自是遂絶不至凡爲厲自春及秋乃歇許氏爲之蕭然三事洪邁說

結竹村鬼

弋陽縣結竹村吳慶長遣僕夜守田中稻有操鎌竊刈之者持梃逐之不獲明夜復然且而視其稻蓋自若也僕素有膽氣自謀曰梃短無及事當以長槍爲備至夜果來見人出則走僕大

步追擊椿以槍遂執之秉火而視乃故杉木一截取臥于牀下明日將焚之以語里巫師巫師曰是能變化全而焚之亦不可即碎爲片片置小缶和湯煮之薪火方熾臭不可忍聞二缶中號呌哀泣曰幸赦我我不敢復擾君苟爲不然必從巫師索命僕爲破缶擲諸原果不復至

新淦驛中詞

倪巨濟次子治爲洪州新建尉請告送其妻歸寧還至新淦境遣行前者占一驛及至欲入遥

聞其中人語逼而聽之諠笑自如而外間略無僕從將詢爲何人而不得入門窺之聲在堂上暨入堂上則又在房中治疑懼亟走出徧訪驛外居民一人云嘗遣小童來借筆硯去未見其出也乃與健僕排闥直入見西房壁間題小詞云霜風摧蘭銀屏生曉寒淡掃眉山臉紅殺瀟湘浦芙蓉灣相思數聲哀歎晝樓尊酒閑墨邑尚濕筆硯在地曾無人跡倪氏不敢宿而去事二

揭椿年說

趙清憲

趙清憲丞相挺之侍父官北京時病利踰月而死沐浴更衣將就木忽有京師遞角至發之無文書但得侯家利藥一貼以爲神助即扶口灌之少頃復蘇遽遣人入京扣奏邸吏蓋其家一子苦泄利買藥欲服誤以入郵筒中也又嘗病黃疸勢已殆有嫗負小盝至門家人問所貨何物曰善烙黃呌使視之發盝取鐵匕燒熱上下熨烙數處黃色應手退翌日脫然後爲徐州通

判罷官將行又以利疾委頋素與梁道人相善
其日忽至問所苦曰無傷也命取水一桮置桉
上端坐呪之須臾水躍起如沸湯持以飲趙公
即時痛止公心念無以報但嘗接高麗使者得
銀盂一欲以贈之未及言道人笑曰高麗銀與
銅何異不須得長揖而出追之不復見東坡集
中有贈梁道人詩曰采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
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久造物小兒如子何
寒盡山中無曆日雨斜江上一漁蓑神仙護短

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即此翁也

大名倉鬼

王履道左丞政和初監大名府崇寧倉門官舍在大門之內一夕守宿吏士數十人同時叫呼聲徹于外左丞披衣驚起一卒白云有怪物甚可怖公勿出乃伏屏間覘之一大鬼跨倉門而坐足垂至地振膝自得屋瓦皆動搖少焉闊步跨出外入李秀才家而滅李生即時死

邢大將

邢大將者保州人居近塞以不仁起富積微勞得軍大將嘗以寒食日率家人上家祀畢飲酒見小白鼠出入松栢間相與逐之鼠見人至首帖地不動遂取以歸鼠身毛皆白而眼足赬紅可愛邢捧置馬上及家即走不復見即日百怪畢出釜鬲兩兩相抱持而行器皿易位猫犬作人言不可訶叱邢寢榻旁壁土脫落寸許突出小人面如土木偶又五日已長大成一胡人頭長鬣鬅鬙殊可憎惡語音與生人不少異且索

酒肉邪不敢拒隨所需即與之稍緩輒怒一家長少服事之唯謹凡一歲邪死諸怪皆不見三事

嘉叟說

夷堅乙志卷之十四

夷堅乙志卷第十五十四事

董染工

鄉里洪源董氏子家本染工獨好羅取飛禽得而破其腦串以竹歸則焚稻稈叢茆焫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平生所殺不可計老而得奇疾徧體生麤皮鱗皴如樹遇其背癢時非復爬搔可濟但取茅稈以燎四體則移時乃定繼又若頭痛不服藥每痛甚輒令人以片竹擊腦數十下始稍止人以爲殺生之報如是三年日一償

此苦然後死

臨川巫

臨川有巫所事神曰木平三郎專爲人逐捕鬼魅靈驗章著遠近趨向之自以與鬼爲仇敵慮其能害己日日戒家人云如外人訪我不以親疎長少但悉以不在家先告之然後白我里中人方耕田見兩客負戴行支徑中襞裳蹈步若有礙其前者耕者曰何爲乃爾曰水深路滑沮洳滿徑急欲前進而不可耕者笑曰平地無水

安得有是言兩客悟謝曰眼花昏妄賴君指迷也欣然直前曾不留礙徑至巫門自稱建州某官人頃爲祟所撓得法師救護今遣我齎新茶來致謝家人喜引之入勞苦慰藉始以告巫巫問何在曰已入矣大驚曰常戒汝云何今無及矣使出詢其人無所見巫知必死正付囑後事忽如人擊其背即踣于地涎凝喉中頃之死李德遠說

上猶道人

鄉人董璞宣和四年爲南安軍上猶丞有道人

從嶺外來長六尺餘云將自此朝南嶽且言有戲術董爲置酒召客而使至前陳其伎獨携缻瓯竹畚一枚泥滿其中庭下觀者數百道人令自取泥如豆納口內人人詢之欲得作何物或果實或穀饌或飴蜜不以時節土地所應有皆以其意言道人仰空吸氣呵入人口中各隨所須而變戒令勿嚼勿嚥可再易他物於是分爲肉者能成果爲果者能成肉千變萬化無有窮極而一丸泥自若也董氏子弟或不信遣鄉僕

胡滿出戒之曰汝亦説一物正使誠然姑應曰不是試觀其何以處僕含泥呼曰欲㰒桃道人呵問之曰非也再三問皆然笑曰汝欲戲我耶吾將若汝又呵氣入之則為大蒜辛臭達于外僕猶執為未然道人徧告衆曰此人見侮已甚當令諸君皆聞之指其口曰大糞出應聲間穢氣充塞徹于庭上僕急吐出取水濯漱良久尚有餘臭觀者大笑益敬之道人亦求去與之錢不受獨索酒飲數升遂去竟不知為何許人何

姓氏也董外孫洪應賢邦直從在官下親覩其異應賢說

諸般染鋪

王錫文在京師見一人推小車車上有甕其外爲花門立小牓曰諸般染鋪架上掛雜色繒十數條人窺其甕但貯濁汁斗許或授以尺綃曰欲染青受而投之少頃取出則成青綃矣又以尺紗欲染茜亦投于中及取出成茜紗矣他或黃或赤或黑或白以丹爲碧以紫爲緑從所求

索應之如響而斗水未嘗竭視所染色皆明潔
精好如練肆經日所為者竟無人能測其何術

趙善廣

趙敦本 不韋 紹興二十九年為臨安通判其子
善廣在侍傍夢人持符追之曰府主喚廣辭不
肯行曰吾父與府公共事吾知子弟職耳何為
喚我持符者捽之以行廣問當以何服見曰具
公裳可也既至公府庭下侍衛峻整威容凜凜
可畏主者据案怒色曰趙善佐汝前生何以敢

殺孕婦廣拜而對曰某名善廣非佐也主者顧追吏曰此豈小事而誤追人邪命捽送獄而釋廣廣還至家但見眼界正黑不能得其身自念平生誦法華經令不見何邪忽覺所誦經在手光燄煥然巳身乃卧床上投以入遂寤家人葢不覺也後七年爲饒州司户乃卒

宣城寃夢

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秦棣爲郡守合樂會客李微服窺之以手招所善倡

與語秦適望見大怒械送于獄將案致其罪同獄有重囚四人坐刼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賄欲納諸大辟鍛錬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金素善訟爲吏畫策命取具案及條令反覆尋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四囚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即爲南金作道地引贖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叔師尹往德興謁經界官王昺宿于香屯客邸夜中驚魘叔呼之不應撼之數十但喉中介介作聲叔走出喚

鄰室人并力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叔曰惡事真不可作曩者救急爲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説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本不負汝命今當相償死便取大鐵盆覆我故不能出聲非叔見救真以魘死矣又十年竟遇虵妖以卒 洪紘説

馬妾寃

蜀婦人常氏者先嫁潭州益陽楚椿卿與嬖妾馬氏以妬寵相嫉秉楚生出箠殺之楚生仕至

縣令死常氏更嫁鄱陽程選乾道二年二月就蓐三日而子不下白晝見馬妾持杖鞭其腹程呼天慶觀道士徐仲時呪治且飲以法水遂生一女即不育而妾怔愈甚常氏日夜呼譬告其夫曰鬼以其死時杖杖我我不勝痛語之曰我本不殺汝乃某婢用杖過當誤盡汝命耳鬼曰皆出主母意尚何言程又呼道士道士敕神將追捕之鬼謂神將吾負至冤以死法師雖尊柰我理直何旁人皆見常氏在牀與人辯析良苦

道士念終不可致法乃開以善言許多誦經呪爲冥助鬼領首即捨去越五日復出曰經呪之力但能資我受生而殺人償命固不可免常氏曰如是吾必死雖悔之無可奈何然此妾亡時有釵珥衣服其直百千今當悉酬之免爲他生之禍呼問之曰汝欲銅錢耶紙錢邪笑曰我鬼非人安用銅錢乃買寓鏹百束祝焚之煙絕而常氏殂時三月六日也

水闕

樂平縣何衝里皆程氏所居其北有田一數十百頃紹興十四年夏五月積雨方霽日正中無雲田水如爲物所捲悉聚爲一直西行至杉木墩而止其高三四丈初無隄防了不汎決里南程伯高家相去可三百步井水忽溢起亦高數丈夭矯如長虹震響如霹靂北行穿程聰家墻又毀樓西北角而過村民遙望有物兩角似羊踊躍其中與青衣童數人徑赴墩側田水趨迎之相扞鬬且前且郤凡十刻乃解北水各散

歸田與末鬮時不少減南水亦循舊路入井中是日滿村洶洶疑有水災既而無他事泊高者本以富雄其里自是浸衰末幾遂死今田疇皆爲他人有而聰亦與弟訟分財數年始定然則非吉祥也

京師酒肆

廉布宣仲孫惔肖之在太學遇元夕與同舍生三人告假出游窮觀極覽眼飽足倦然心中拳拳未嘗不在婦人也夜四鼓街上行人寥落獨

見一騎來騶導數輩近而覘之美好女子也遂隨以行欲迹其所向俄至曲巷酒肆下馬入買酒獨酌時時與導者笑語三子者亦入相對据案索酒情不能自制遙呼婦人曰欲相伴坐如何即應曰可皆欣然趨就之且推肖之與接膝意爲名倡也婦人以巾蒙首不盡覩其貌容戲發之乃一大面惡鬼殊可驚怖合聲大呼曰有鬼酒家奴出視則寂無一物嗤其妄具以所遇告奴曰但見三秀才入肆安得有此三子戰栗

通昔至曉乃敢歸

桂真官

會稽人桂百祥能役使六甲六丁以持正法著名稱爲眞官先是吳松江長橋下每潮來多損舟船相傳云龍性惡所致縣人共雇一僕齎訴牒請於桂桂曰若用我法當具章上奏則此龍必死事體至大吾所不忍姑爲其易者乃判狀授僕戒曰汝歸持往尋常覆舟處語之曰桂真官問江龍何爲輒害人宜速改過自新脫或再

犯當飛章上天捕治行法矣此人持歸報父老別募一漁者使伺潮將至從第四橋出白之漁者迎投判牘具告桂語瞬息間潮頭正及其處即滔滔而返自是不復爲害二事趙公懋元功說

大孤山龍

陳晦叔輝爲江西漕出按部舟行過吴城廟下登岸謁禮不敬至晚有風濤之變雙桅皆折百計救護僅能達岸明日發南康舡人白當以猪賽廟晦叔曰覩昨日如此敢愛一豕乎使如其

請以祀而心殊不平舩纔離岸則風引之回開
闔四五自旦至日中乃能行又明日抵大孤山
舩人復有請晦叔怒曰連日食吾猪龍亦合飽
鼓棹北行不顧纔數里天地斗暗雷電風雨揔
至對面不辨色白波連空巨龍出水上髙與檣
齊其大塞江口吐猛火赫然照人百靈祕怪奇
形異狀環繞前後不可勝數舟中人知命在頃
刻各以衣帶相纒結冀溺死後屍易尋覔殿前
司揀兵將官牛信從吏在别舫最懼俯伏板上

見一人白髮不巾當頂櫛小髻謂曰無恐不干汝事晦叔具衣冠拜伏請罪多以佛經許之龍稍稍相遠遂沒不見瞑　亦開篙工怖定再理揖覺其處非是蓋逆流而上在大孤之南四十里矣初未嘗覺也南昌宰馮羲叔說

皇甫自牧

皇甫自牧罷融州通判赴調由長沙泛江六月劇暑自牧在舟中與同行者皆袒裼不冠纓以象戲遣日忽博局傾側以爲適然對弈不輟舟

師之妻大呼曰急焚香龍入舩矣驚顧見一物繳繞超出水面正當馬門壓焉舟低七八尺腥涎流液滿中鱗大如盆其光可鑑自牧惶遽穿靴着衣百拜禱請舟且平沉龍忽躍入水其響如崩屋聲激巨浪數四而波平舟已遠矣自牧至梧州守而卒王嘉叟說其姻家也

程師回

燕人程師回既歸國爲江西大將紹興十二年朝廷遣還北方舟行過大孤山下舟人白凡舟

過此者不得作樂及煎油或犯之菩薩必怒師回曰菩薩爲誰不肯言逼之再三乃以龍告師回嘻笑曰是何敢然龍居水中吾不能制其所爲吾在舟中龍安能制我命其徒擊鼓吹笛奏蕃樂燒油煠魚香達于外自取胡牀坐船背陳弓矢劒戟其旁舟人皆相顧拊膺長歎曰吾曹爲此胡所累命盡今日矣奈何時天氣清明風忽暴起曀霧四合震霆一聲有物在煙波間兩目如金盤相去僅數十步睨船欲進威容甚猛

師回曰所謂菩薩者乃爾邪引弓射之正中一目其物卻退睢盱入水中未幾風浪亦息安流而去人皆服其勇江行人相傳以烹油爲戒云蛟螭之屬聞油香則出多騰入舟舟必覆或至於穿決隄岸乃去師回所射蓋是物也

徐偲病忘

婺州水康人徐偲字彥思素以能文爲州里推重鄉人欲爲父祖立銘碣必往求之平生無時輟讀書後仕至建州通判歸暮年忽病忘世間

百物皆不能辨與賔客故舊對面不相識甚至於妻孥在前亦如路人方食肉不知其爲肉飲酒不知其爲酒飢渴寒暑晝夜之變一切盡然手亦不能作一字閲三年乃卒蓋苦學精思喪其良心云喻良能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五